

周良沛

香港

香港

周 良 沛

香 港 香 港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一九八六年·成都

插图、封面设计：戴 卫
特约编辑： 闵未儒
版面设计： 李明德

香港 香港

周良沛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(成都 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 6.5 插页 17 字数 110千

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 1—11,300 册

书号：10374·289

定价：0.89 元



这本描写香港生活的散记，辑集之前，散发于报刊时，已有它的读者和影响。有读者说：“这些写香港的东西，既不是把香港写来读得恶心，也不是‘左’视得写来让人读得不可信。作家有自己的观点，并没有影响它写得真，这样的东西，才能为我们提供看香港的‘窗口’！”

在这本书里，作家将自己在香港耳闻目睹的直观印象，真实、真诚、毫无保留地录写于此。不避“客观主义”之嫌，也不愿受主观、偏见之累，没有将自己在香港的感受形成一个简单的概念，也不简单而必然粗暴地将这些感受纳为一个简单的概念塞给读者。不是浮光掠影的旅游印象，是深入生活，确有所见、所感、所思、所悟之作。

作者近照（陈小平摄）

自序

到香港不久，朋友就问道：“你看香港怎么样？”说什么看法都没有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可是，当时又确实说不清楚香港涌来给我纷繁的、似南国蝴蝶一样多采的印象。我只有摇摇头。

回到内地，朋友见面，当然也少不了要问：“香港怎么样？”什么怎么样，我真说不清。哎呀，怎么样，又怎么说呢？

离港的前夜，也许是主人安排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，在饭桌上遇到一位早相识却还没有见过面的台湾作家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要飞东京去纽约，我也要上深圳，又是天南地北。握手之间，隔海的空间，三十多年的时间、恍惚全已消失。不是由于相互关心问寒问暖，不是隔海相忆而问长江和日月潭，我们都象完全不了解自己，我在说着他，他在说着我，真是知彼才知己。关闸的葛洲坝，将滔滔大波静储为一江深水，开闸时又用深水送出巨轮驰向壮阔奔腾的大江；高雄港开出的车群上了高速公路如水翼船在飞，在山地和平原上也似过海。过去，

人们将内地与台湾、香港的文学作比较时，常讲内地小说的优势，这次，他是将内地新诗的优势放在小说之先，并以骆耕野的《不满》为例，说大陆新诗之好在于有“风骨”。我在台湾刊物上也看过这样的观点。他也许是不知，或是不把那些太缺“风骨”的、模仿台湾“现代诗”的诗，当作大陆诗看。人们由于闭锁自己，结果，既不了解外界，由此也可能不能理解自己。大陆的新诗是否在小说之上，当然不是自己人来争论的题目，但是，当时的情景，还真是诗的境地。劝君更进一杯酒，喜在香江遇故人。一位既能豪饮，又无法摆脱她女性本性的香港女作家，给大家点的全是软、甜，味如吴音的苏式小菜，中式屏风相围，把盏相酌劝饮，是这非常非常现代的都会的古风古礼。席间，大家谈着台湾、香港、大陆的文学、出版，谈江南小镇上石板路下的流水，深巷敲梆叫卖的担担面，还有忘不了的，在这都会又听不到的蟋蟀声，也谈电视新闻上报导内地的某些“问题”，或是叫作阴暗面。但是，并不因为大家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不同，而出现什么议论。脸上的阴云，是担心有阴云掠上神州大地。

在这个世界，不同制度、不同信仰的人都说他们的理想一朝实现，就会出现和平、幸福的世界。然而，不同的，甚至对立的理想与主义，如果最终

的目的是完全相同的，那么，世界在今日就不该是这个样子了， $1 - 1$ 就要 $= 5$ 啰。但是，在一定的時候、一定的条件下，人们心灵上为自己生长的根须，又会串长在民族的根上，确实可以把他们联在一起，想在一起。古老的黄河太古老了，古老的根也是很深很深的，它也会淤塞，河岸水土流失，以至于改道，但它却永不回头，滔滔黄水，一往无前。杯中的酒，心中的情。酒要干，情不断。那夜，我们在那今天看来似乎窄得和香港的繁华不相称的旧街，看车在窄道挤得象一个电动玩具在笨拙地移动，闪闪变色的霓虹灯在五光十色的橱窗里在演幻一则童话。我们弃车而行，从旧街窄巷里趑出来，就见大海了。远望夹在两岸高楼对峙下的海面，也似江南可荡乌蓬船穿街而过的、静静的绿水。可是，从高楼的谷底走出来看它，它毕竟还是海。海面被灯火映得象弥漫乳色的雾，倒影斑斓奇丽的色彩对比是水因为夜晚的来到已经黑了。大厦高层楼的那些窗棂，给海面投下一颗颗发亮的星星，这是都会的夜，是不夜的都会。因为海面不宽，风也不似在远洋硬得有锋有刃，软软地吹来，比那空调给人的舒适感就更舒适，它是自然风，给人是有生命的适意。我们刚刚赞赏过腰形瓷盘里酱色的、上面撒了多色细细的菜丝的糖醋鱼，如今又在这许多方面很现代化的名港，看到古老的木帆渔

船，渔人静默地等待起网时有个满意的收获，等待命运的赐予。沿岸长排木船上锃亮的灯光，已不是渔火，而是在陆地无立锥之地，就在水上安窝的“艇户”的家了。看惯了消费的物质都和它的商标一样五颜六色，和它的广告一样颇有诱惑力时，再看看既以海浪作摇篮，又是在风浪催命的颠打中的求生者，才在五光十色中看到生活的残酷。过海上岸的尖沙咀，是香港的骄傲。阿拉伯式建筑的清真寺，白色圆顶上，蓝天、新月，似一本《可兰经》的扉页。宏伟、豪华而气派的“新世界”里，无数客人站在梯级上，随它电动机在升降，上上下下，一层一层，层层相联，迴旋的人流，恍惚传送在迷宫。为虚张声势，霓虹灯闪着橱窗里闪光的珠宝；要不动声色，谈地产生意的写字间闭门无声。闪光的未必闪光，无声中也许是在拼杀。北京路一号“反偷渡情报组”门前的广场，有时会为抓到一些偷渡者而人山人海。家属们似望着能发赦免令的皇座那样，看着那座小小的矮楼，人去场空，它在闹市区反似修道院。喷泉永不寂寞地喷撒水花，白天常有乐队、歌手在一旁演唱，人去歌在，寂寥中又有乐声的迴响。大厦上吊着一个有几层楼高的圣诞老人的人像，红袍白须，背着他那撒上雪花的口袋，不知是从楼里背出好吃好用的，还是要去天国装满他的口袋，在听话的孩子、贫困的人们作梦

时，好给他们送去圣诞礼物。这是地道的洋场，是不夜的都会，可是，红灯绿酒下的狂欢是不夜的，人少车稀的街市毕竟是因为有了夜。白日车水马龙之地一旦因为不再拥挤而在空阔中寂寥，站在这些高大、坚实的建筑物之间，恍惚时光瞬间晃过千年，自己是对着古罗马在风化的石雕和竞技场。这一带的建筑，是在几年之间象神话般地出现的。我也接触过曾参加这些建筑的工程人员，他们很多人，已经失业和濒临失业了。我与同行者漫步在长街时，从内心赞美了他们的劳绩，惊叹香港发展的节奏。两位台湾朋友指着我说：“他可不象个‘大陆人’！”一听，一惊，这对我是褒是贬呢？他们想象的“大陆人”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？我是从脊梁上冒出一阵冷汗，直到他们又指着我说：“他看我们没有什么偏见！”我也才长吁了口气。我，凭什么要对别人怀有偏见？人，若不能从实践中取得认识，而用条条框框束缚自己的认识，终究是个悲剧。那夜，大家天南地北地谈了很多，讲唐人岑参笔下胡沙中的边关，讲某些没有民族特色的现代诗，以对西诗的模仿想取得通往世界的通行证，结果难寻知音的教训，我十分惊异相互在这些话题上也能投机，再次感到这种认识的力量：人民就是人民，有异还可以求同，却不需要为需要偏见而怀有偏见。

临别的晚上，南方有寒潮的冬天也象北方的春天，是令人难忘的。

第二天早上，在轻雾薄罩的九龙车站，望着过去在内地想着她很神秘、此刻又即将离去的港九，真是心绪万千。在车站，望着海，望着对岸的香港，在淡淡的晨雾下依然清晰，于是，请梅子兄拍张照片以留念。不想，后来冲晒出来，除了前景上我本人，背景却模糊一片。我总为这次到香港没有一帧有特点的留影而遗憾。内地的同志见面一问到“香港怎么样”时，我就少不了掏出这张照片请他瞧。

一天，迷路于成都的小巷道里，很巧地遇到长发短须，颇有今天年轻人现代风度的骆耕野，我将听到对《不满》之有风骨颇加赞赏的话转告了他。但他早已弃文从商了，对有的文化人当时见有利可图纷纷扑来，看油水不大又纷纷撤走也是大为“不满”。除了现在有了条件，他资助了一个诗社，更自信于不当创作员之后，不为自己是创作员而必须创作，从商，生活站稳脚跟，不为任务、饭碗，为真有所感而写，这样才从诗的本质找到诗而自信。他后悔过去自己认为写得“有点名堂”之后，也就老是和一些有点名堂的人围在一起，谈文学，谈自己，也陶醉于文学与自己，结果，说在写生活却不了解生活，远远离开了群众。他自信于诗后的

作品如何，没有看到，又是另一个议题。他说的那些关于创作的道理，也不新鲜。可是，从他通过自己这段不寻常的生活而悟出它的经历，却深深地震动了我。

我想：我是否也是陶醉在一个闭锁自己的圈子里，甚至更恶劣地在互相吹喇叭、轮流坐轿子呢？写诗，只为给写诗的人看，写的文章，只有同伙才瞧呢？

为此，很久很久，都无法平静。

这时，《文明》的主编闵未儒同志来约稿了，他希望趁我记忆犹新之际，能为《文明》的读者写点介绍香港生活的文章。泛泛的旅游见闻，读者已读得很多了。他点出一大串读者感兴趣的、关于香港新闻、电视、住房、生活节奏、时装等等的题目让我试试，我毫无把握，确实只能答应试试看。

说是约稿人盛情难却，不如说我在当时的思想状况下，自己也想在《文明》试试自己能否与那多读者找到共同的语言？闵未儒同志是位很懂得读者的要求，又能为他们服务的主编。他向我约稿时，刊物的发行量已从三万到了六十多万份，待我交稿时，也是不少刊物的发行量节节下降时，它却上升到九十多万份，向百万大关挺进了。我在饭店里住长了，里面的工作人员知道我也写点东西，找上来和我聊的话题，总是《文明》。当然，《文明》有

个亟待自我完善的过程，但是，当我们在理论上谁也不会反对“群众是真正的英雄”，要在现实生活中也不把群众认作阿斗的话，怎么看待一个拥有这多读者的刊物和它的读者呢？

当前，一般认为在前段时间冲击了严肃文学的通俗文学，也在跟严肃文学的发行数一同节节下降，冒“通俗文学”之名的庸俗文学更是过街老鼠时，对我个人来说，深思自己创作上的问题，比用热情对出版机构和通俗文学表达义愤，显然更重要。好的作品，有的一时没被多数读者接受、重视、欢迎的情况，不仅在过去，在今后也还是会出现的。但是，如果只能将目前大多数读者划为低层次的读者，将他们的欣赏水平与趣味，首先确立与所谓的真正的文学相对立的观点，叫真正的文学在现时必须远离低层次而在高层次孤独于不朽，那么，我是甘愿为文学所弃。

写不成纯文学作品，想改写不是那么文学的作品时，也不是想写就可以写成。苦思冥想，脑海里还是只有一张旅游日程表。直到有一天，宾馆的轻音乐舞会散场了，门口有丈夫来揪野汉子，名正言顺的夫人来抓野老婆，我见他们在吵打，一旁既有人怪这两年吹多了港风之过，也有港客在发议论后，我是整夜辗转难眠。同时，记起在一个海滨胜地改建宾馆时，将镶花地板砸了改磨石子地，为求

“速度”，砸玻璃窗是一铁锤的买卖，而且是用外汇请港工。一位到过欧美各国的老同志为此提出一些意见时，第二天竟来位接待处长，用那极其柔和中听的声音来作思想工作：“同志，现在搞建设不同于小米加步枪闹革命，你要知道，现在外国、香港……”这位老者真是怒不可遏：“我是没有见过外国和香港，请你给我讲讲，那里是不是就跟你这样搞的——”假洋鬼子总是少数，为了不让他唬老百姓，自己是有责任将自己了解的那点香港告诉读者啊。

有感于此，一些本来感到不值得写的，感到模糊、零碎的印象，反而清晰、完整了起来，连同我在香港写和发的一点人物速写之类的散记，似乎可以组成那么一小组文章。

从宏观、全景，怎么看待香港的经济、社会等问题，那是政治经济学家中的大家的事。我只想将自己点点滴滴、耳闻目睹的直观印象，真实、真诚、毫无保留地写下来。不避“客观主义”之嫌，是怕受主观、偏见之累。虽然典型不等于多数，也不敢以点代面。我也没有将自己这些印象形成一个简单的概念，自然也不愿简单地把这些感受归纳为单一的概念来塞给读者接受。

也许就是朋友们说的那种偏见，有些以它写香港的人，最后，自己也写不圆自己说下的话。因

此，在港人之中也形成一种“逆反心理”。著名的香港乡土作家舒巷城，他在《都市诗钞》中也写了些都市的不平事，有熟人竟去信说他对现实不够“温柔敦厚”，之后，便再也不跟他来往。尽管，我想，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，不是解决这些偏见之道，由此，我又几乎不敢动笔了。

这时，我这从不生病的人，竟一病难治，医生只让我闲呆着。结果，越呆越病，心烦躁，脾气怪。后来，只是为了让我分散一点为病而加在思想上的负担，医生才开恩，允许我翻翻报刊，一天写几百字。因此，也不再是为了创作，而是为了自己的病，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一天写一点地打发日子。有时，一提笔就头痛，夜里还常挂急诊，我想着自己也许完蛋了，即使不死，也是一个白痴似地、对社会是多余的人。手上的笔也只好跟我一同呜呼哀哉！

病是反反复复，笔是写写停停，拖了近一年，写到十万字，我就决定煞笔了。自己知道的还是要比写下的多些，不要写下的比知道的多才好。同时，书价普遍上涨，我希望自己的东西印成书，如果不能使读者喜欢，也愿他们能读下去，如果书厚得还读不下去，又讨厌它，那么，再给他们增加经济负担，就是我的罪过了。

对于想了解香港的读者，这本书能提供的东西

真是太少太少了。我在香港时，看当局为维持当地的繁荣和稳定，查惩公务人员贪污、受贿、违法活动的“廉政公署”，解决一般居民的儿童普及教育、医疗福利及交通、治安问题以巩固其制度与统治的办法，还有寄生于它的黑社会又成了它无法割去的瘤的问题，我都是颇感兴趣的，可惜的是，我没有门路、条件、机会去接触这些生活。如果以后再有机会，再写这么一本书，显然不该泛泛记录一些粗浅的印象。因为前面已经说过的原因，已经写成了这么一堆东西，也只能让它成为非艺术的应时文学，无法企及可以永存的纯文学。

承蒙《文明》将这些散发的篇什让我辑集出版，在此，我再次向我香港的朋友、亲人，为他们给予我热情难忘的款待而致谢，感谢读过其中的篇什而给予我诸多鼓励的读者，感谢《文明》的同仁和画家戴卫同志，他们的艺术与劳动，为这本书增色！

一九八五年，岁末

目次

自序	1
赌马	1
关	17
没有成为明星的安慰	31
偷渡	56
同上帝对话的灵感	67
愁	86
节奏：如歌的行板、迪斯科	99
夜总会	118
时髦·时装	131
狗	147
脚尖舞与辛酸的“散步”	157
阴影下的阴影	172
相见难，常相忆	183

赌 马

有位香港青年同我谈到香港的未来和发展时，对我说：“香港什么都可以没有，就是不能没有跑马！”

“跑马真是那么重要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我笑笑。其实，在任何地方，在任何时候，人要饿上三天饭，准是认定“民以食为天”。

但是，香港对跑马有狂热劲的，可不是少数几个人。他们认为：有跑马，生活才有趣味，没有它，太枯燥，太沉闷，尤有“冇咗横财就手之希望，冇瘾之至”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失去横财到手的希望，也就没有瘾啰。说这话的人，是祈望命运能赐给自己一笔意外之财。所以，当地有俗话说：“有马则生，无马则死。”

《良友画报》的古剑先生，带我到茶楼酒馆，算是要我作点调查研究似地指着座上的客人说：

“你看，这些人手上拿的都是马会出版的报纸《马经》，谁也不管别的，这就是他的‘天下’，